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皇帝

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 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也

母曰賢妃韋氏以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于宮中

紅光照室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進封康王 上博

涉經史 道君問以古事及應詔制述率常稱旨嘗

侍 道君習射於鄆王府 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

和末金兵入攻 淵聖受禪敵騎抵城下遣使請和

欲得親王宰相爲質 上毅然請行遂命少宰張邦

昌副 上使于敵寨時列兵四遠 上意閑暇如平

日會都統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敵以用兵責使者

進封  
康王

紅光  
照室

夢服御袍  
為大帥元

張邦昌  
僭位

邦昌懼而泣 上止之曰為國家何愛身耶敵由是  
憚之不欲 上留更請肅王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上在相州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 皇帝脫所御  
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京師使  
人秦仔齋蠟詔命 上為兵馬大元帥 上捧詔鳴  
咽二年即建炎元年三月丁酉敵人以張邦昌僭位  
夏四月庚申朔敵退癸亥邦昌冊 元祐孟皇后為  
宋太后御延福宮探事人張宗得金國手詔及邦昌  
偽赦并迎立 太后書 上揮涕大慟期身先士卒  
追 二聖於河北諸將固諫乃止戊辰邦昌尊 太  
后為 元祐太后入居禁中恭請垂簾聽政以俟復

宗澤  
言事  
五

張邦昌  
勸進

辟庚午 元祐皇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壬申副元帥宗澤聞京城反正為書貽 上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偽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癸酉張邦昌率百官上表勸進太常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為表文曰 二帝出郊旣蒙塵而未返九禩乏祀將攝裸以為名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心 上不許

元祐  
皇后  
降手  
書

種廣  
死  
等  
州  
陝

甲戌 元祐皇后告天下手書曰緬惟 藝祖之  
開基實自皇天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  
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  
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  
之歸絲康邸之舊藩嗣 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  
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  
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  
計先是吕好問言今日布告之書當令明白易曉不  
必須詞臣遂命汪藻草書看詳行下 乙亥金兵攻  
陝州知州事種廣死之監酒務劉達戰死都監朱弁  
監甘棠驛孫旦悉遇害 丙子范瓊爲龍神衛四廂

朱勝  
非械  
邦昌  
使者

韓世忠  
忠以  
兵來  
衛

劉光  
世以  
兵來  
衛

邦昌  
請死

都指揮使錄京城彈壓之功也 戊寅直龍圖閣朱

勝非至濟州勝非邦昌友婿也械繫邦昌使者以兵

來衛 宣總司前軍統制韓世忠膚苑人少年善鬪

嘗犯法當死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公事陳豫惜其

勇白經略使釋之始隸延安兵籍已而為王師部曲

從討諸盜屢有功至是以其軍赴帥府遂衛 上如

南京 庚辰 上發濟州命張換孔彥威劉浩丁順

等悉以其軍從廊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引所

部兵來會 上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 癸未 上

至南京乙酉張邦昌見 上伏地慟哭請死 上以

客禮見且慰撫之 忠州防禦使屈堅為金人所殺

屈  
死  
敵  
堅

誓  
不  
殺  
書  
大  
臣  
諫  
官

康  
王  
即  
位

上皇過河十餘日謂管幹龍德宮曹勣曰我夢四  
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  
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三襯自書領中曰可便即真  
來救父母又諭勣曰如見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  
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  
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五月庚寅  
朔上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

臣留正等曰堯舜所以高出百王者以其得天下  
及其傳天下而知之湯有慙德武未盡善况於後  
世乎漢高祖唐太宗號為賢君然其得天下也以  
爭其傳天下也幾以致亂大哉太祖皇帝之受

命與 太上皇帝之中興也詎歌獄訟歸而不釋  
則不得已而履大位及夫為天下得人則舉成業  
授焉不詢羣臣不謀卜筮惟視天意之所在而已  
自堯舜以來數千載始有 太祖及我 太上皇  
帝豈非希闊甚盛之際哉

龜鑑曰羣陰翳大明出羣籟喧大聲發天下事激  
之則起不激則靡天之開聖人蓋如是也且我  
高宗之生紅光薦瑞蓋大觀之元年也是年金人  
欲背遼國已三歲矣以臣事君然猶背之豈能終  
事我哉居心之不滅天實知之於是乎亟生聖人  
以平之我 高宗之封靖康著符蓋宣和之三年



也是時企人倚我為助又五歲矣以燕伐燕虐尤甚焉安知其不加諸我哉國事之失圖天實念之於是大任吾聖人以定之迨其末年四郊多壘敵於我乎請命我以單車臨之而見者奪氣靖康改元不虞荐至敵於我俟命我又以一身當之而聞者縮頸至相而百姓遮道次濟而父老迎謁人心歸矣渡子河而河冰合至磁州而神馬迎天心眷矣開府之初宗澤自磁至王麟自潞至梁揚祖自信德府至張俊楊沂中皆已在麾下即位之日劉光世自鄜延至路允迪范宗尹自京師至則天下豪傑之心歸矣而况賜袍之夢已應賜帶之言已

大赦  
天下

驗勸進之書雖上而東鄉西鄉且謙避而不受惟三月丙寅張邦昌以稱臣之意至越翼日丁卯謝克家以受命之寶至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羣后咸在然必俟道君便可即真之說然後不得已而就南京踐天子位焉此與肅宗即位靈武之事異矣

大赦天下應中外有文武才略出倫或淹布衣或沈下僚禁從監司郡守廣行搜訪應誤國害民之人見流竄者更不收敘應民戶借貸常平錢穀並與除放常平散斂青苗錢穀亦令住罷祖宗以來上供皆有常數後因奏請增加當裁損以紓民力州縣受納

稅賦務加槩量以規出剝可並行禁止應臨難死節  
出使軍前及沒於王事優與褒賞應干民間疾苦並  
許中外臣庶詳具利害陳述

臣留正等曰自古人君即政之初必有以大慰天  
下之望故事有利於民而未興者則興之有不便  
於民而未去者則去之難以舜而繼堯號為重華  
協帝相授一道然猶舉前世之未舉者如十六相  
去前世之未去者如四凶命九官使各居其任肇  
十二州使各有其土况時異事殊可無所因革以  
一新大政乎春秋記列國之君為政必有施舍已  
責逮鰥寡振廢滯等事列國猶爾况有天下之君

汪黃  
執政

撒  
皇后

乎是宜 太上皇帝之始即政也求文武才略之士絕姦邪誤國之人以散斂青苗興夫上供之所增加稅賦之規出剩皆政之所宜革者而悉罷去之以褒賞死節講求民瘼皆務之所宜先者而悉舉行之即斯數者則其餘可以類見夫是以天下之人心皆翕然欣戴於已成中興之業而垂諸無窮也

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元祐皇后在東京是日撒簾坐卯尊 乾龍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為 元祐太后 詔 宣仁聖烈皇后保祐 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

修史仁  
宣謗

邦封王  
昌郡

誣蔑聖德著在史冊可令國史院差官撫實刊修播告天下

通鑑曰罷青苗錢蠲常平穀裁損上供歲增之數禁止州縣納租槩量賦斂違法之弊是所以回建隆至仁之脉而養時誤國害民如京貫黼勗等子孫更不復敘又所以懲崇觀不仁之轍詔改宣仁謗史追貶確下邢恕此張敬夫所謂此撥亂反正之閭綱古今人心之天理也

壬辰張邦昌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范訥為京城留守癸巳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門下侍郎耿南仲提舉杭州洞霄宮上薄

李召  
綱用

勁傅  
直亮

南仲之為人因其告老遂有是命 甲午資政殿學

士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先是黃

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 上

恐其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繇此與綱忤

龜鑑曰當時天下人望之所屬者李忠定公一人

而已 上不自內用汪黃而自外召綱則 高宗

之志於恢復可見矣觀 上未即位時與公書云

王室多故乘輿蒙塵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非

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協濟之功讀此書則 高宗

屬意於綱久矣

傅亮通判滑州亮為人勁直不能屈折上疏曰陛下

能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爲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權應天府朱勝非召試中書舍人乙未宋齊愈試起居郎齊

愈自京城走行在自言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故擢用之王時雍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自是爲僞命者

奏文休咎

稍稍引退矣詔自今天文休咎並令太史局依經奏聞如或隱蔽當從軍法李綱行至太平州聞

李綱言時事

上登極上疏論時事大略謂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此三者臣慮之至熟非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又言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

曹輔  
陳五事

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  
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  
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入君  
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 本朝之 藝祖  
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丙申尚書右丞呂好問兼門  
下侍郎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薨始輔至南都首陳  
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  
公私三曰甄收人才駕馭用之四曰經理盜賊恩威  
並行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節鎮以謹防秋 上嘉  
納 丁酉中書侍郎黃潛善兼御營使同知樞密院  
事汪伯彥兼御營副使自國初以來殿前侍衛馬



始置  
御營  
司

朱勝  
非勝  
氣嚴  
重

中興聖政卷一

八

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置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今因其所部為五軍以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為使司都統制諸將韓世忠張俊苗傅等並為統制官又命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 中書舍人朱勝非兼權直學士院時庶事草創書詔撰委而院無凡案勝非常憑敗鼓草詔然辭氣嚴重如平時 戊

贈若水李  
官金通使  
問國

下革  
弊詔

成詔故尚書吏部侍郎李若水忘身徇國知死不懼  
可特贈觀文殿學士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官子孫  
五人 修職郎王倫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黃  
潛善汪伯彥共議改傅雱為祈請使時潛善等復主  
議和因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 己亥手詔天下曰  
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今不以內侍典兵權  
客如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僇工  
若羣臣徂於故習導諛過大臣蔽賢所舉非實臺  
諫糾慝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赦

龜鑑曰治天下不出此數十條回天下之勢者在  
人主一動念一轉手間耳觀此一詔則 高宗惻

李綱  
誅德周

靖責  
靖康和  
罪

然之心實然之政真足以轉移天心而感動人心  
中興之業已卜於此矣

李綱誅軍賊周德于江寧德既作亂會經制司屬  
官鮑貽遜統勤王兵至城下江淮發運判官方孟卿  
檄貽遜進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擐甲乘城殺掠如故  
綱至太平州遣使諭以勤王德始受綱節制然猶桀  
驁不以時登舟欲乘間逃去綱次江寧遂與江南東  
路權安撫司事李彌遜謀大犒羣賊于轉運司執德  
與其徒聶旺皆磔于市又誅亂黨四十四人 庚子  
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特進李邦彥責授建寧軍  
節度副使安置潯州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

綱護顏  
李岐

置吳敏移柳州責授祕書少監亳州居住蔡懋移英  
州遂責提舉南京鴻慶宮李枕于惠州提舉亳州明  
道宮宇文虛中韶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鄭望之連州  
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賀州並安置邦彥敏靖康初  
共政稅虛中望之鄴皆使北請割地者故責之 辛  
丑詔張邦昌可依文彥博例一月兩赴都堂先是御  
史中丞顏岐言邦昌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宜加同  
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金人所不喜雖已命相宜及  
其未至罷之會邦昌累章求退故有是命岐又請罷  
綱章五上 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乃  
退 壬寅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提領措置東南

梁祖置  
揚措茶鹽

論賈  
國罪

張叔  
夜死敵

茶鹽公事尚書工部員外郎楊淵同提領置司真州  
時東北道梗鹽筴不通揚祖言真州東南水陸要衝  
宜遣官置司給賣鈔引所有茶鹽錢並充朝廷封樁  
諸司毋得移用朝廷以為然故有是命 試開封尹

徐秉哲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康殿學士趙子崧言臣  
聞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玕莫儔范瓊  
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伏望  
將此十人付獄鞠治明正典刑以為萬世臣子之戒

癸卯太常寺主簿張浚充樞密院編修官 乙巳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薨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  
湯羹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乃仰天大

呼翌日扼吭死時 上聞叔夜與御史中丞秦檜之

忠遙拜叔夜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檜落致仕充資

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而何鼎孫傳輩以誤國故不

得錄稟至營中不食死傳北遷後不知所終 丙午

追貶蔡確蔡卞邢恕坐誣謗 宣仁后且自言有定

策功也 金兵攻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死之

大事記曰吾觀元年敵之入攻三道也不惟監司

帥守如西京之孫昭遠同州之鄭驥維州之韓浩

穎川府之孫默秦州之李積淮寧府之向子褒相

州之趙不試大名府之郭永濮州之楊粹中開寧

府之楊隸晉寧軍之徐徽言長安之唐重楊宗閔

桑景詢曹謂郭忠孝皆死於義難以通判如郝仲連郭伯振縣官如陸有常張侃丁興宗郭贊一將一校如李政杜績趙叔皎楊彭年亦死於義降者惟劉豫傅亮等三人耳彼之所以固守者以朝廷必不棄而必有援兵也而元年即位之赦刑部指揮已不騰報於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是明棄三路矣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惜哉

丁未曹勛自燕山遁歸 宣仁皇后令勛奏 上

以再使軍前時有宮人見四金甲神人持弓劍衛

上 庚戌徽猷閣待制宗澤知襄陽府時黃潛善等不欲澤居中故有是命 乙卯監察御史張所按視

張乞京  
所還

陵寢還上疏言恭聞行在留南京軍民俱怨道路籍籍不知誰為此謀者今亟還京城誠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一舉五利而陛下不為不知誰為此謀者臣知其必無長策曾不過緩急之際意在南渡殊不知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復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諭旨留之



所竄張

斥士  
僊

乃罷所言職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戊午  
太常少卿周望充大金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副之  
初遣傅雲使敵未行朝論欲更遣重臣以取信乃更  
命望 是月皇叔光山軍節度使士儂知南外宗正  
事士儂首論大臣誤國故黃潛善斥之 六月己未  
朔新除尚書右僕射李綱至行在先是右諫議大夫  
范宗尹故主和議乃言綱名浮於實而有震主之威  
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詔中使王嗣昌趣綱入覲綱  
至姑熟中丞顏岐遣人持劾副以遺綱 上聞綱且  
至命徽猷閣學士董耘往勞又命執政燕綱于金果  
園綱力辭 上趣召入見于內殿綱涕泣 上亦感

李綱  
辭命

宗澤  
入對

動綱辭新命且言臣愚蠢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  
固宜為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  
可謂為金人所惡則不當為相則不可且為趙氏之  
臣而金人喜之而反可以為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  
者皆為忠臣矣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  
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  
更望曲留聖慮 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  
康時嘗欲言於 淵聖使遠近畏服四方安寧非相  
卿不可今朕此志已定知其勿辭綱頓首謝 新知  
襄陽府宗澤自衛南分兵屯河上以數百騎赴南都  
是日入對澤首上三事其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為

汪宗黃  
澤

李綱  
上議

賞罰其二論人主職在任相願於稠人廣衆中不以親踈不以遠近虛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而毋使小人參之其三論諫官人主耳目臣下有懷奸藏慝嫉賢閉善者當使耳目之官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 上納其言將留澤而黃潛善汪伯彥惡之乃令之襄陽 庚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留身上十議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今日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竊恐國論猶以和議為然蓋以 二聖播遷非和則所以速 二聖之禍臣竊以為不然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太公為羽所得置之几上者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卒不

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  
太公之術也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  
之策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  
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  
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深入三數年  
間軍政益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  
天之仇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自強如此豈徒  
不敢肆兇而 二聖有可安之理矣二曰議巡幸大  
略謂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  
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  
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糗糧以備

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於太弱二則不置定都使敵兵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議者或欲留應天或欲幸建康臣以為皆非計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即位之始豈可不一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敕榜以修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計無出於此者三曰議赦令大略謂惡逆不當赦選人不當盡循資罪廢之人不當盡復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願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五曰議偽命大

略謂國家更大變士大夫屈膝於僞庭者不可勝數  
宜等差定罪以勵士風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  
宜一新紀綱信賞必罰七曰議守大略謂沿河及江  
淮措置抗禦以扼敵衝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  
來政出多門閹官女謁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相  
者保位固寵而不敢言遂至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  
書九曰議責成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  
蔑著宜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十曰議修德大略  
謂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天下  
之望上與黃潛善等謀之翌日出其章付中書惟  
僭逆偽命二章不下 開封尹徐秉哲梅州安置

秦僭  
逆事偽

壬戌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國是劄子 上曰今日之

事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

上命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款謁

宗廟詔永興軍襄陽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

府以備巡幸執政退綱留身奏張邦昌僭逆及受偽

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賜施行 上

曰執政中有與卿論不同者少遲議之綱曰臣請與

之廷辯 上乃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 上

語之故潛善猶力主之綱詰難再三曰邦昌當正典

刑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况其已僭逆豈可留之在

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

置檢  
鼓院

看詳  
封事

呂頤  
浩復  
用

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  
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不  
及上曰卿欲如何措置綱曰邦昌之罪理當誅滅  
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偽命者等第  
誦降可也 上乃出綱奏 詔置檢鼓院於行宮便  
門之外差官權攝李綱言今日急務在通下情乃置  
院以達四方章奏綱又請置看詳官二員臣民封事  
簽擬可行者將上取旨從之 呂頤浩為徽猷閣直  
學士知揚州宣和末頤浩為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金  
兵入攻郭藥師執之以降已而得歸至是復用 癸  
亥中書侍郎黃潛善為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



竄命 竄偽 昌竄 邦

太傅同安郡王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  
安置次議偽命臣僚李綱言王時雍等四人與金  
人傳導指意義廢趙氏又受偽命為執政宜為罪首  
上顧呂好問好問曰誠有之時徐秉哲已先竄於  
是移王時雍高州兵戣永州莫儔全州並安置

龜鑑曰公之十議一施而議僭叛議受偽命二章  
獨留中而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為臣之罪  
莫甚於僭叛莫甚於從偽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  
何以示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萬世之事君  
者上之所以未遽行此以祖宗不忍輕用刑  
誅不忍於殺大臣也故夫祖宗之所以不忍者

贈安國  
官

豈不忍於此輩哉君不忍於其臣臣反忍於其君  
邦昌忍於易姓忍於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於覆  
國忍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皆無所不忍傳曰  
人將忍君嗚呼此輩非忍君者乎管蔡至親周公  
亦忍而誅辟之不以議親之法而滅也若使覆宗  
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棄主事偽而無刑彼盡忠  
守節者何辜焉

故知懷州霍安國以死節顯著贈延康殿學士李  
綱言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崇尚名節故士大夫寡  
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  
路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

李綱  
論德君

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諸路詢訪優加贈  
卹始上知若水之忠首賜詔書褒贈至是綱有請  
遂自安國及劉韜已下次第褒錄之李綱留身奏  
事上曰卿昨日内殿爭邦昌事内侍皆涕泣卿今  
可受命矣綱因論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高光唐  
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  
不惑故能戡定禍難身致太平因請以所編三君行  
事紀要錄以進上可之甲子李綱兼御營使時  
河東北所失纔十餘郡餘皆為朝廷固守綱言今日  
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  
民力改敝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

乞置  
招撫  
經制  
司

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  
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  
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為首多  
者數萬少者數千謂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  
制司擇有才者為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  
寵以使名如唐之方鎮俾自為守則無北顧之憂矣  
上曰誰可任此者綱請詢訪其人以奏 上許之

大事記曰嗚呼 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  
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  
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  
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讎

召安國  
等胡

召張  
亮所傳

耻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

知通州胡安國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並試給事中提舉亳州明道宮劉珣試中書舍人靖康末三人俱在後省坐黨附李綱斥去至是並用之景衡珣聞命冒暑赴朝安國辭不至乙丑召張所傳亮赴行在初李綱既建經撫兩河之議欲薦用所然以其嘗言黃潛善之故頗難之一日過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公能先國事後私怨不亦美乎潛善許諾上悅乃召用焉丁卯手詔河

守河詔  
堅兩

東北郡縣諭令堅守詔略曰河東河北國之屏蔽也  
朝廷豈忍輕棄方命帥遣師以為聲援應州縣守臣  
能竭力保有一方及能力戰破敵者當授以節鉞應  
移用賦稅辟置將吏並從便宜其守臣皆遷官進職  
餘次第錄之 命諸路詢訪死節者以聞 尚書祠  
部貢外郎喻汝礪為四川撫諭官初汝礪自京師入  
見 上復命為郎汝礪因對論遷都利害以為中原  
決不可舍以為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中敵人  
之計既對 上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大奇之汝礪  
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撫諭官且令督輸四川漕計  
羨緡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人決渡河陞

宗言路害  
澤三利

下宜亟為之防毋以宴安之故而成此醜毒 上嘉納之 戊辰新知襄陽府宗澤知青州澤聞黃潛善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敵者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之弗共戴天弗與俱生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騰播赦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茲非新入耳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為偏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 上壯之以澤知青州初澤至南都見李綱與之語國事澤慷慨流涕時開封尹缺綱為 上言綏

宗澤  
知府

集舊都非澤不可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固不得人以撫之非獨外憂且有內變上許之徒澤知開封府

龜鑑曰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克復為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院以通下情置賞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弊以寬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而募民給佃做保甲弓箭手而官為教閱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瓌經制河



生皇子

兩經  
河理

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  
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入來  
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辛未以賢妃潘氏生皇子赦天下李綱爲上言  
河東北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  
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至於勤王之師雖未嘗用  
然在道半年亦已勞矣恩卹不及後復有急何以使  
人願因今赦併示德意 上嘉納 壬申李綱請降  
見錢鈔三百萬緡賜兩河市軍需因遣使臣賫夏藥  
徧賜兩河守臣將佐且□□京東夏稅緡於北京川  
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以待支俵於是人情翕然應

頒制十一條  
軍一二

增置射士

宗澤  
械敵使

募者甚衆 頒軍制二十一條凡師行鹵掠若違節制者死臨陣先奔者族敗軍者誅全隊一軍危急而他軍不救者刑主將餘如將法從事 乙亥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請兩河京東西增置射士縣五百人從之時諸路盜賊多故有此請 宗澤至東京自敵騎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洶懼澤至京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日有敵使牛大監等八人以使偽楚為名直至京師澤曰此覘我也即白留守范訥械繫之且以聞于朝廷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進知院事 宣義郎傅雱特遷宣毅郎充

李綱論遣使

乞置帥府要郡

大金通問使初黃潛善等既奏遣周望往河北軍前通問而河東獨未有人李綱為上言今日之事內修政事外禦邊防使國勢日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 己卯李綱請以河北之地建為藩鎮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以備控扼沿河帥府十一京東東路治青徐西路治鄆宋京西北路治許洛南路治襄鄧永興軍路治京北河北東路治魏滄沿淮帥府二治揚廬沿江帥府六治荆南江寧府潭洪杭越州大率自川陝廣南外摠分為十九路

每路文臣爲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總一路兵攻許  
便宜從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鈐轄  
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都監許參軍事皆以武  
臣爲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措置辦集以  
授副總管若帥臣自行則漕臣一負隨軍一負留攝  
帥事憲臣文武各一負彈壓本路盜賊自帥府外要  
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總爲九十六萬七千五  
百人非要郡不與又別置水軍帥府兩將要郡一將  
臣留正等曰昔太祖皇帝監唐末五代方鎮強  
王室弱之弊故削鎮兵以尊京師既太上皇帝  
親見靖康以來羣盜充斥郡邑無備故屯兵諸郡

且責提點刑獄以警備盜賊扶偏補弊各適其宜  
通者 主上復詔樞密院及郡國銓選兵官訓練  
禁 武備既飭姦宄自消誠得 太上皇帝之深  
意矣

綱又請出度牒鹽鈔及募民出財使帥府常有三年  
之積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疏奏悉從之先遣御營  
司幹辦公事楊觀復往江淮造舟餘路委憲司措置  
京城留守范訥落節鉞淄州居住 秦梓充樞密  
院編修官梓檜兄也政和中用梁師成薦徑赴御試  
除學官已而廢斥至是以檜故用之 金右副元帥  
宗傑卒于燕山 宗傑即幹尚不也 壬午戶部尚書

用秦  
梓

宗澤  
尹京東

許高  
守誅亢

張慤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知開封府宗澤為延康  
殿學士開封尹東京留守澤首抗疏請 上還京繼  
聞有金陵之議復上疏曰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  
輩擅行威福所以乞暫駐蹕南都以察人心而觀天  
意臣料今臣僚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歸京者不過  
如邦昌輩陰與大金為地願陛下早降敕令歸謁宗  
廟垂拱九重幸甚 初京西北路提點刑獄許高河  
北西路許亢總師防洛口望風奔潰坐流瓊州吉陽  
軍高亢至南康謀為變知軍事李定通判韓琦以便  
宜斬之李綱言高亢大棄其師朝廷不能正軍法而  
一軍至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捍敵者知退

上兵馬納議  
募買獻三

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乎乃各  
進一官 丙戌李綱留身上三議一曰募兵大略謂  
熙豐時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崇觀以來闕而不  
補者幾半今所存無幾何以捍敵為今之計莫若取  
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河北之人為金兵所擾未有  
所歸而關陝京東西流而為盜者不知其幾請乘其  
不能還業遣使招之合十萬人於要害州軍別營屯  
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二曰買馬大略謂金人專以  
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敵之宜其潰散今行在之馬  
不滿五千可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非括買不可請  
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令州縣籍有馬

請造  
戰車

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請命川陝茶馬司益市馬募商人結攬廣右之馬以給諸軍三日募民出財償以官告度牒詔三省以次施行其募兵陝西河北各三萬人委經制招撫司京東西各二萬人委本路提刑司潰卒廂軍各許改刺詔京東西河北東路永興軍江淮荆湖等路皆置帥府要郡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



則布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  
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  
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  
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  
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乃命兩路憲臣總領

亥張所借通直郎充河北西路招撫使 初 上皇

既北遷龍德宮器玩悉爲都監帶御器械王球所竊  
球燕國長公主子也及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  
上皆避方異物李綱諫 上亟命碎之時綱每留身  
奏事多所規益內侍石如岡素凶悍 淵聖斥之上  
嘗召如岡綱諫而止又論待遇諸將恩數宜均一

李多規

綱所益

上皆嘉納之。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入對論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夜過齊愈于省中見其方執籌布筭問之齊愈笑曰李丞相今上三議李公素有名譽今建明乃爾今西北之馬不可得獨江淮之南而馬不可用括民之財豈可藝極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責十萬緡以養今詎堪此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宰相不勝任論去之諫官職也豈有身為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彼獨不恚且怨齊愈不樂是日執政奏事退齊愈入對出過省門執浚手曰適上向者之章上甚喜浚握手曰公受禍自此始矣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一

軍分  
賊計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

高宗皇帝二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樞密院都承旨王瓚為河  
東經制使直祕閣傅亮為副使 庚寅命王淵劉光  
世韓世忠張俊分討軍賊亂兵自宣和末羣盜竄起  
至是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為 上言今日  
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  
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  
司委官分揀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  
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  
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為

宋齊  
愈罷

士瑒  
州洛瑒

亂綱以為專事招安則彼無所畏憚勢難遽平乃白  
遣淵等分討之光世遣其將喬仲福追擊李昱斬之  
既而杜用為淵所殺餘悉殄平丁順等皆赴河北招  
撫司自効盜益衰 辛卯右諫議大夫宋齊愈罷初  
齊愈既論李綱之過會朝廷治從逆者罪言者論齊  
愈在皇城司首書張邦昌字以示議臣由是罷諫議  
大夫下臺獄制曰所幸探符之未獲柰何援筆以遽  
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或曰齊愈論綱不已故綱以  
危法中之 皇叔貴州團練使士瑒以義兵復洛州  
士瑒岐簡獻王少子天資警敏方童稚凜然如成人  
至是纒弱冠也 乙未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瓊為御

原 理 詔  
中 經

營使司同都統制 己亥詔省臺省寺監官減學官  
館職之半以常平事歸提刑司市舶事歸轉運司罷  
諸州分曹置祿縣戶不滿萬勿置丞堂吏磨勘止朝  
請大夫出職止為通判宰執子弟任待制以上者並  
罷執政官減奉錢三之一京官奉祠者亦如之先是  
李綱言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增當內自朝廷外  
至監司州縣皆省冗員以節浮費 上命中書省條  
具至是行下 辛丑詔曰朕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  
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北人秋高氣寒再來入寇朕  
將親督六軍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  
已詔迎奉 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

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爲爾京城及萬方  
百姓請命于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浸彊歸  
宅故都迎還 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  
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  
疾速措置施行時李綱入朝月餘邊防軍政已略就  
緒獨車駕行幸未有定所綱間爲 上言今縱未能  
入關尤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而近議紛紜  
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 上曰  
但欲奉迎 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留  
中原綱再拜賀因乞降詔 上乃命綱草詔頒之兩  
京焉 右正言鄧肅請竄邦昌僞命之臣右司諫潘

治偽  
命臣  
僚罪

良貴亦言宜分三等定罪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  
一曰諸侍從而為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玘莫儔  
李回是也其二曰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  
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是也其三曰撰  
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其四曰事務  
官者講冊立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  
至其五曰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數  
等乞定為叛臣之上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  
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楚及拜  
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馮澥曹輔是也所謂侍  
從者其餘已行道矣獨有李會尚為中書舍人所謂



殺  
宋  
愈

臺諫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  
為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  
偽楚之庭矣。其二曰：以庶官而升擢者，此不可勝數。  
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為奉  
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  
次於遠小處編管。耿南仲延禧坐父子主和並奪  
職，仍以延禧提舉江州太平觀。癸卯腰斬通直郎  
宋齊愈於都市。齊愈赴獄，引伏法寺當。齊愈謀叛，斬  
該大赦，罰銅十斤，情重取旨。黃潛善等頗營救之。  
上曰：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乃詔齊愈探金人之  
情，親書姓名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先，其罪非

詔幸  
東南

受僞命臣僚之比可特不原赦議者或以為寬 乙  
已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為避敵之計來春  
還闕時執政黃潛善汪伯彥皆欲奉 上幸東南故  
有是詔李綱極論其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  
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足以  
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  
江之險不如河而南人輕脆遇敵則潰南方城壁又  
非北方之比陛下必以建康為安臣竊以為過矣  
上乃收還巡幸東南手詔令綱與執政議之丙午綱  
與潛善議於 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  
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

李綱  
請幸  
南陽

復轉  
嚴法

宗澤  
論幸  
巡澤

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  
將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 上乃許幸南陽 同知  
樞密院張慙言戶部財用惟東南歲運最為大計自  
嘉臣誤國變 祖宗轉般倉良法每歲失陷糧斛不  
可勝計望依舊法責發運司官分認逐季地分各行  
檢察催促從之 丁未 上命京城留守宗澤移所  
拘北使于別館優加待遇澤謂 二聖在敵必欲便  
行誅戮恐貽君父憂若縱之使還又有傷國體莫若  
拘縻於此俟車駕還闕登樓肆赦然後特從寬貸及  
是詔下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奸臣之語浸漸  
望和為退走計營繕金陵奉 元祐太后仍遣官奉

迎 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  
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敵使別  
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敵國情款何如是之  
厚而於國家訐謨何如是之薄也臣之樸愚必不敢  
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願 陛下  
察之詔荅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  
留北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 上回鑾詔賜  
澤襲衣金帶 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為殿中侍御  
史 上見浚雍容靜重即欲用之黃潛善又稱其賢  
遂有是命 癸丑衛尉少卿衛膚敏言今汴都蹂踐  
之餘不可復處睢陽駐蹕咸以為宜但城不高池不

衛敏請  
幸陵金

黃善潛  
李綱

深封域不廣不足以容千乘萬騎而又逼近河朔敵  
易以至建康實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海負山帶  
海為東南要會之地伏望趣下嚴詔夙期東幸別命  
忠勇大臣總領六師留屯京邑時上雖用李綱議  
營南陽而朝臣多以為不可中書舍人劉珣亦言南  
陽城惡不可恃騎兵敵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  
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  
敵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率附  
其議丙辰河北招撫使張所江東經制使王玘副  
使傅亮辭行先是李綱建議遣所亮措置兩河所亮  
既行兩河響應門下侍郎黃潛善疾綱之謀建議遣

督監錢 洪易人  
輸諸

河北經制使馬忠節制軍馬悍率兵渡河於是權始分矣 工部員外郎李士觀言江池饒建州四監歲鑄錢百三十二萬餘緡淮南等九路十七州歲造上供軍器亦百餘萬件多未輸者望令發運司委官催督從之 八月戊午朔洪易陳冲余大均周懿文張卿才李彛王及之胡思八人流竄有差初易等坐圍城中事屬吏 上命殿中侍御史馬伸劾之及是獄成

幼老春秋曰周懿文余大均等不死惟從賊竄君子以知李綱諸人不能輔佐恢復河東北之境土也曰失其刑矣

杭州  
軍亂

大發  
京后  
師

鍾  
功平  
敵

李  
相黃  
並

杭州軍亂縱火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 已未 元祐太后發京師都人如望車駕還內及 太后行莫不垂泣 上初未識 太后比至宮中愛 上如已出衣服飲食必親調製焉 庚申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御營使司都巡檢使劉光世為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為定國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前軍統制張俊落階官並賞平敵之勞也時內侍康履始用事光世曲意奉之 壬戌尚書右僕射李綱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黃潛善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綱為 上謀以秋末幸南陽 上許之矣潛善與

親執  
兵政

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力請幸東南 上意中變於是  
綱所建白 上多不從綱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  
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綱知諧愬之言  
其入已深一日留身奏事言臣近者屢蒙宸翰改正  
已行事件又所進機務多未降出此必有間臣者因  
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並立之理且言疑則當勿用用  
則當勿疑 上但慰勉之綱拜謝而退後數日遂有  
並相之命 同知樞密院事張慤兼御營副使 癸  
亥命御營使副大閱五軍人馬自是執政皆有親兵  
丙寅京畿轉運判官上官悟請悉發諸路坊場錢  
為行在贍軍之費詔諸路提刑司具見在常平錢物



發諸路  
錢坊

忠義  
社

定召  
焦

數以聞其後悉令計置輕貨金帛赴行在 丁卯三  
省樞密院奏以諸路民兵為忠義巡社令憲臣提領  
論者以為其法精審而詳整可以久行前此論民兵  
者皆莫及也 庚午名 元祐太后所居曰隆祐宮  
於是 后更稱 隆祐太后隆祐本 欽聖憲肅皇  
后宮名不當用蓋權直學士院王絢朱勝非失之  
壬申召布衣焦定赴行在定涪陵人學於程頤靖康  
中召為崇政殿說書定以言不用辭不受至是猶在  
東都尚書右丞許翰薦于朝詔宗澤津遣赴行在自  
熙豐間程顥程頤以道學為天下倡其高第門人有  
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監西京竹木務上蔡謝良佐

今徵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將樂楊時其  
後黨禍作屏居伊闕山學者往從之而定與尹焞為  
首至大觀以後時名望益重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  
時而胡安國諸人實傳其學宣和末或說蔡攸以時  
事必敗乃召時至經筵 淵聖皇帝擢為諫官以論  
事不合去呂好問在政府首言時之賢于 上復召  
還朝未至而又召定是時給事中許景衡左司員外  
郎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願之學已而傳之  
浸廣好名之士多從之亦有託以自售於時而識真  
者寡矣 詔真州守臣以禮敦遣長蘆隱士張自牧  
赴行在既至授從事郎充御營使司準備差使 癸

酉耿南仲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 乙亥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李綱罷先是河  
北招撫使張所纔至京師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  
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不當又言自置招撫司河  
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同知樞密  
院事張慤素善益謙每與之相表裏綱言所今留京  
師以招集將佐故尚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  
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招撫因其  
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羣盜公行  
亦豈招撫司過邪益謙小臣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  
者 上乃令益謙分析所方招來豪傑以忠翊郎王

彥為都統制効用人岳飛為準備將彥河內人後徙居覃懷讀韜略習騎射其父竒之使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稍遷清河尉好與人敵所竒其才故擢為都統制飛安陽人嘗為人傭耕去為市遊徼使酒不檢上之在相州也飛以効用從軍至北京坐論事罪廢至是投所軍中時河東經制副使傅亮軍行才十餘日伯彥等以為逗遛使即日渡河亮言今河外皆屬北人而遽使亮以烏合之衆渡河不知何地可為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綱為之請且言潛善伯彥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念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熟議而後行不謂二人

張浚  
攻李綱

設心乃如此如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  
潛善有密啓明日 上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  
制司赴行在綱留御批再上上曰如亮人材今豈難  
得綱曰亮謀略智勇可為大將今未嘗用而遽罷之  
古人之用將恐不如此因求去 上不語綱以御批  
納 上前曰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  
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聞亮竟罷乃再章求去於是  
殿中侍御史張浚亦論綱以為綱雖負才氣有時望  
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  
又論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士夫側立不敢仰視事  
之大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軍之暴勸納之虐優

立賞格公吏為姦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浚  
素與宋齊愈厚且潛善客也上召綱入對論曰卿所  
爭細事耳以為乃爾綱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  
之職在薦進人才方今人才以將帥為急恐不可以  
為細事若以為細臣以去就爭之而聖意不回臣亦  
安敢不必去因再拜曰潛善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功  
方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偽楚建請  
料理河東北兩路謂車駕宜留中原皆不與之同宜  
其媚嫉無所不至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順流東下  
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  
雷同衆說以誤大事望陛下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

鄧  
申  
綱  
理  
蕭

也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綱曰公決於  
進退於義得矣顧讒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柰何綱  
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全吾進退之節而  
已畏禍患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訖訾而逐之哉  
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遂罷綱提舉杭州洞  
霄宮綱在相位凡七十五日右正言鄧肅言人主之  
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  
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然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  
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且兩  
河百姓雖願効死而數月間茫然無所適從及綱措  
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偽楚之臣紛紛皆官于朝

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去則二事將如  
何哉兩河無兵則將士驕叛臣在朝則政事乖綱於  
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與郡而言者極論其  
罪 上曰肅亦何罪然猶送吏部尚書右丞許翰亦  
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綱罷而留臣無  
益因力求去 上未許然潛善等皆怒有逐之之意  
矣初綱嘗請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  
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做陝西弓箭刀弩手  
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  
變而官為教閱 上命中書省條具會綱去位皆不  
果行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悉奏罷綱所施行者是日



罷李綱  
施行事

罷諸路買馬惟陝西諸州各買百疋其勸民出財助  
國指揮勿行已而傅亮以母病歸同州張所亦以罪  
貶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龜鑑曰綱之言雖忠綱之謗愈多顏岐邦昌黨人  
也於公未至而沮之宗尹嘗仕邦昌者也於公已  
至而沮之宋齊愈又嘗豫立邦昌議也及與公議  
國事又從而沮之君子之難進易退也如此加之  
藩如舊人公肆排毀並相之命下而綱之權已分  
經制之司罷而綱之去已決中山之功未成而謗  
書盈篋綱之秉政凡七十五日而所與共治者他  
有人矣當時挽而留之者不投之散地則寘之極

黃榜 招安  
殺陳 陽徽

典公之去就甚輕而關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綱  
在位則措置兩河民兵相集綱去則兩河無兵而  
將士驕矣綱在位則叛臣偽黨稍正典刑綱去則  
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位則幸襄鄧之策從  
宗澤還京之請綱去則淮陽有警而翠華南渡矣  
庚辰詔賜杭州黃榜招諭作過軍民建炎後以黃  
榜招安叛兵自此始 壬午斬太學生陳東撫州進  
士歐陽徹于都市先是 上聞東名召赴行在東至  
上疏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用李綱不可去且  
請 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 二帝其言切直章凡  
三上潛善等憾欲以伏闕事中東然未有間也會徹

亦上書極諫用事者其間言宮禁燕樂事 上諭輔  
臣以徹所言不審潛善乘是密啓誅徹併以及東皆  
坐誅東始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行路之人有  
爲之哭者 上甚悔之 乙酉御史中丞許景衡言  
臣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未知所指何事若  
只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但激  
於忠義未審國家事體耳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  
澤之爲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  
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今  
若較其小疵便以爲罪不顧其盡忠報國之節其不  
恕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罷澤別選

建州  
軍亂

汪黃  
決策  
幸東

宗澤  
渡河  
北

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  
伏望聖慈上為宗社下為億萬生靈特賜主盟厚  
加任使疏入上大悟詔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  
章疏仍封景衡奏示澤由是澤賴以安九月己丑  
建州軍亂壬辰河北經制使馬忠貶秩二等坐逗  
遛不進也於是黃潛善汪伯彥共政方決策奉  
上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矣詔江池饒建州所  
鑄錢以建炎通寶為文甲午東京留守宗澤引兵  
至河北視師且乞罷講和仍修武備丁酉詔荆襄  
關陝江淮皆備巡幸並令因陋就簡毋得搔擾凡所  
過與所止之處當使百姓莫不預知朕飲食取足以

詔路巡

幸備

飛張

所死

養氣體不事豐美亭傳取足以庇風雨不易卑陋仗  
器輕便不求備用供帳簡寡不求備儀可貴以行皆  
無取於州縣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毋治官吏毋  
出一切無所追呼有司百吏敢搔擾者重寘于法惟  
是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寨柵必令寬爽官吏毋  
得少懈播告諸道咸使聞知 庚子宗澤自河北引  
兵還京師 壬寅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王圭陞  
招撫判官代張所也於是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  
死貶所 起居舍人衛膚敏言今 二聖北狩鑿與  
未復寰宇痛心况陛下抱父兄之念為如何哉惟陛  
下至誠克己處心積慮不忘報雪之志處堂陞則思

宗澤  
請還

造決  
戰車

二聖乖溫清之宜御飲食則思 二聖失膳羞之節  
念土地有所未復念人民有所未安日慎一日深自  
貶損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之數斥聲樂之  
奉以至歲時上壽春秋賜燕一切罷之雖享郊廟亦  
不用樂必俟奉迎 二聖歸復宮庭然後修禮之常  
庶幾孝悌之誠上有以格天下有以感人人心得而  
天意孚則我之所向無有不遂矣 乙巳東京留守  
宗澤復上表請車駕還京師時澤募戰士守京城且  
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五人運車者  
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  
用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

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山水  
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  
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各四里有奇皆開濠  
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  
之可用者乃上表略曰今強梁尚熾羣盜繼興比聞  
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  
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  
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儻敵人乘之而縱橫則中  
國將何以制禦不報澤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  
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遂  
抗疏極言京師 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柰何欲棄

劉珏  
言黃  
潛厚

之以遺海陬之人也今陛下歸王室再造中興之  
業復成如以臣為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  
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澤每疏奏 上以付  
中書省黃潛善汪伯彥皆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  
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丁未中書  
舍人劉珏言黃潛厚為戶部尚書潛厚乃潛善之親  
兄 祖宗以來未有弟為宰相兄為八座而同居一  
省者惟蔡京蔡卞蔡攸則不然竊聞潛厚潛善皆有  
章疏力辭潛善身為宰輔必不肯私其兄以壞 祖  
宗之法潛厚身為法從必不敢冒榮進而負天下之  
公論從而允之亦所以全其謙抑守法之美而不置



王彥  
復興  
縣新

募民  
入皆  
授官

張慤  
知錢  
害殺  
利

之於有過之地疏入 上遣張慤諭旨珽言不已於  
是潛厚卒改命 戊申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率  
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以所部渡河與金兵戰破  
之遂復新興縣 己酉詔謀報金兵欲犯江浙可暫  
駐蹕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不為久計應合行事  
件令三省樞密院措置施行 募民入貲授官自迪  
功郎以下凡六等尋命每路以監司一員董其事  
庚戌始通當三大錢於淮浙荆湖諸路用張慤請也  
慤嚴明通敏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文移所至破奸  
若神國用賴以無乏然中書自作酒肆議者或以爲  
苛碎焉 壬子詔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張邦昌賜

誅張  
邦昌

詔諸  
州備  
幸

死始李綱議誅邦昌黃潛善汪伯彥皆持不可及是  
聞敵以廢邦昌為詞復入寇上將南幸而邦昌在  
長沙乃共議賜邦昌死乙卯詔成都京兆襄陽荆  
南江寧府鄧潭州皆備巡幸帥臣修城壘治宮室漕  
臣積錢糧京城留守宗澤言本朝提封萬里京城  
號為腹心今兩河雖未救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乃  
欲去而之他是并心腹而棄之願陛下且駐蹕南都  
未可輕議是時宗廟宮室臺省澤皆營繕略備又以  
東門乃回鑿奉迎之地特增修之河北招撫司都  
統制王彥及金人戰于新鄉縣敗績彥奔太行山聚  
衆準備將岳飛引其部曲去自為一軍未幾彥軍復

岳飛  
王彥  
有隙

上幸  
維揚

宗澤  
請還  
京

振岳飛單騎扣壁門請罪左右勸彥斬之彥壯其勇  
而惜其才賜飛卮酒而罷自是兩人始有隙 冬十  
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翌日發南京 戊午 隆  
祐太后至揚州 庚申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論其  
治兵大略且言今年河流不冰請 上還京早得休  
暇又言陛下柰何偏聽姦邪之語以巡幸為名於偏  
遠州軍為朝宗之地言極切至始澤所建明 上多  
報可惟經三省樞密院則每為黃潛善等沮之至是  
澤條上五事臣竊見黃潛善福建人汪伯彥徽州人  
內張慙雖是北人然無公議無遠見議論偏頗皆欲  
贊陛下南幸既而澤見詔書有跋四方稍定即還京

李綱  
落職

關之語壬戌澤上表以謝澤理財有方凡兩河及京西諸郡求軍須者皆輟東京所有與之不以為問

上遣中使撫問既而澤聞上已南幸又上疏請還

京且言欲遣閭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北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灑道清塵然後奉迎鑾輿復還京闕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上優詔荅之癸亥募

羣盜能併滅賊衆者授以官甲子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落職依舊宮祠時殿中侍御

史張浚論綱罪未已章再上乃有是命丁卯御營

珠投水  
玉汴

孝宗  
生光室  
赤滿

使司都統制王淵為捉殺杭州盜賊制置使 有內  
侍自京賫內府珠玉二囊來上 上投之汴水翌日  
以諭輔臣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  
上曰太古之世擗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  
求所以息盜耳 初 太祖少子秦康惠王生英國  
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  
將生東頭供奉官令繒令繒生子偁中進士第至是  
為嘉興丞一夕其妻張氏夢神人自稱崔府君擁一  
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 戊寅生子伯琮是夕  
赤光滿室如日正中或聞庭下馬嘶劍甲之聲 已  
卯 上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孫琦者為之首左

御營  
卒作  
亂

復市  
船法

正言盧臣中從駕不及立船艍叱賊為所逼墜水死  
上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殿中侍御史  
張浚以為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乃劾統制官韓世  
忠師行無紀士卒為變詔世忠罰金中書舍人劉珣  
言無以懲後浚再上章論且乞擒捕為變者乃降世  
忠觀察使上下聳然始知有國法 李則言舊制閩  
廣市船司抽解船貨以貴細者計綱上京餘本州打  
套出賣大觀後始盡令計綱費多而弊眾望復舊法  
從之 庚辰命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光世討  
鎮江府叛兵御營統制官苗傅從光世行 癸未  
上至揚州駐蹕州治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至是

不許  
見統  
兵官

王淵  
等平  
軍賊

始日輪一負直宿行宮 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  
見如違停官送遠惡州編管時入內內侍省押班康  
履以藩邸舊恩用事頗忽諸將諸將多奉之而臺省  
無敢言者 兩浙制置使王淵率統制官張俊等至  
鎮江府軍賊趙萬等不知其猝至皆解甲就招淵等  
紿賊以過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岸盡殺之  
餘騎兵戮於市無得脫者 戊子提舉杭州洞霄宮  
李綱鄂州居住時殿中侍御史張浚等論綱素有狂  
悻無上之心復懷怏怏不平之氣而常州風俗淺薄  
知有李綱而已萬一盜賊羣起藉綱為名臣恐國家  
之憂不在敵人而在蕭牆之內故有是命中書舍人汪

王倫  
便金

詔執  
奏傳  
宣

藻草制曰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  
子首誅於正卯 辛卯朝奉郎王倫為大金通問使  
時河東軍前通問使傅雱副使馬識遠至汴京詔趣  
還復遣倫與王弁見宗維議事宗維即黏罕也 乙  
未同知樞密院事張懋守尚書左丞兼提舉戶部財  
用工部尚書顏岐同知樞密院事 乙巳詔自今被  
受中使傳宣者畫時密具所得旨實封以聞如事有  
未便者許執奏又詔凡宣旨及官司奏請事元無條  
貫者並中書樞密院取旨非經三省樞密院者官司  
毋得受復舊典也 丙午尚書左丞張懋守中書侍  
郎兼職如故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顏岐守尚書左



汪藻  
乞修  
軍政

初復  
經筵

類路  
省試

丞兼權門下侍郎御史中丞許景衡守尚書右丞刑部尚書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辛亥中書舍人汪藻言軍政不修則無以立國望特詔侍從官以上各以所見考古軍制可行於今者條具以聞從之 金兵趣河間府 十有二月丙辰朔詔朕朝夕延見大臣咨訪庶務羣臣進對隨事盡言退閱四方奏牘少空則披覽載籍鑒觀前古獨於講學久未遑暇念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其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萬機之暇就內殿講讀先是御史中丞王賡乞開講筵 上納其言故有是命 詔諸路轉運司類省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

葉狀  
鷹犬

審察  
舉人

王淵  
新陳  
通等

分金  
道兵

部會國難不果 上以道梗難赴乃命諸路提刑司  
選官即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 丁巳詔朕罔好游  
政有以鷹犬輒稱御前者流海島 辛酉初命侍從  
監司郡守各舉所知一人至是悉令赴都堂審察除  
應待報人外皆罷之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入杭  
州淵與統制官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  
有陳通出不意遂出迎淵後二日淵俊入州治命軍  
士分守諸門通等立於譙門之外淵召其首三十人  
至庭下遽執之遂執其餘黨於門外悉要斬之凡百  
八十餘人俊取杭州甲妓張穰以歸 癸亥金兵攻  
汜水關初左副元帥宗維聞上幸維揚乃約金兵分

道以入中原大震 甲子徵猷閣待制邢煥為光州  
觀察使用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論也膚敏上疏論三  
事一曰守法度二曰慎爵賞三曰正紀綱何謂守法  
度祖宗之法度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資迺者邢煥除徽  
猷閣待制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士大夫莫不驚  
駭願改正煥及忠厚官職悉從舊法疏入上以隆祐  
太后故未忍奪忠厚職名乃詔邢煥可特換光州觀  
察使 乙丑諫官衛膚敏言比來王羲叟除命旨自  
中出用御寶以行下既不由宰臣之進擬又不由銓  
部之差注議者咸謂因戚里佞幸干請而與之願特  
詔有司自今除授并行遣有罪之人並須經由三省

衛膚敏李道  
政志

及率執進呈方得施行或有干求請托乞御寶以行  
下者並重寘于法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庶幾政事之  
本一出朝廷而天下治從之 戊辰衛膚敏上疏論  
營繕工作內降錫賚四事給事中劉珏亦奏疏論內  
降營繕二事上皆嘉納之 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  
唐重度敵且入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  
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舍  
笑入地矣重聞敵已濟河復移書成都漕臣趙開屬  
以身後見者皆義之 庚午除名勒停人李志道復  
添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志道憲養子靖康末坐典砲  
失職有旨遠竄至是復用之衛膚敏言志道在上皇

今侍  
讀奏  
事

衛膚  
敏政  
容機

置簿  
錄臺  
諫疏

朝弄權估寵勢可炙手撓法害政以亂天下其惡不  
在童貫譚正梁師成之下柰何用赦復之上亟寢其  
命 甲戌婁宿犯同州守臣鄭驥死之 丙子詔侍  
讀官於所讀書內或有所見許讀畢具劄子奏陳用  
翰林學士朱勝非請也 宣政使容機落致仕與外  
任宮觀既草詞衛膚敏言自古宦官用事未有不為  
國家患者帝王作興當蒐求賢佐以自輔未聞有求  
闈官於閑退之中而進用之者命遂格 戊寅言者  
請以臺諫論奏係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有裨今日政  
事可以為鑒戒者陳諸黼黻之側詔自來年正月為  
首置簿令大臣擇其已施行者編寫進入 庚辰給

衛敏等  
外等

事中劉珣試尚書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試  
中書舍人初膚敏受命纔再旬言事至十數黃潛善  
等忌之會膚敏論孟忠厚未已珣言憲度者祖宗  
所以維持天下列聖奉之而不敢違者陛下欲承  
隆祐太后之意而拂於祖宗之法臣恐非所以為孝  
也忠厚與煥均以外戚而備超擢均以文資而得法  
從今一則易以廉車一則尚仍舊授臣恐非所以為  
公也疏入詔忠厚係隆祐太后之親宜體朕優奉  
太后之意書讀行下於是潛善等批上意諭珣珣  
堅持不可膚敏奏若臣言是則當罷忠厚法從之職  
臣言非則當正臣妄言之罪詔朝廷以次遷除非由

論事膚敏力辭遂與珏俱謁告不出 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楊時試尚書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五矣時  
入見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爲先務者  
上深然之 中書舍人劉觀試給事中觀嘗言今日  
之患在中國不在外邦在朝廷不在邊鄙在士大夫  
不在盜賊臣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饗饗  
富貴最亡狀之人編爲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  
明其罪且曰此以開邊用兵進者也此以花石應奉  
進者也此以三山河賞進者也此以刻剝聚斂進者  
也此以交結宦官貨賂權倖進者也如此之類列爲  
數十條槩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鐸板播告天下與

竅  
螺  
卓  
鈿  
椅

詔  
百  
官  
言  
事

衆棄之如此域外聞之莫不畏盜賊聞之莫不服疏  
奏 上嘉納遂命臺諫具名以聞三省樞密院參酌  
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令後不果行 初  
温杭二州上供物寄留鎮江其間椅卓有以螺鈿為  
之者守臣錢伯言奏發赴行在 上惡其靡亟令碎  
之通衢 乙酉詔自今服采在職其各悉心極言凡  
言動舉措之過差繁軍旅財用之闕失人情之逆順  
政事之否臧號令不便於民法制無益於國若時施  
設咸得指陳切至而有根原忠鯁而無顧忌亟當獎  
擢昭示勸旌

臣留正等曰忠言之於國猶脉理之於身也脉理



通而後身安忠言用而後國治否則手足不相爲用君臣不能無異意矣漢高祖唐太宗俱以能聽言而開創大業武帝奮縱能容一汲黯武后淫虐能容一狄仁傑而不至於亂亡言之有益於人之國也如此 太上皇帝導臣使言委曲開諭無所不至三紀之間博謀兼聽見於施設者不可勝紀間有逆耳拂意之論自敵已以下受之所不能堪者亦欣然聽用而不拒非甚盛德其何能爾中興之功有光前代端自是而致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